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八九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周興岱

謄錄監生臣陳遂

謄錄監生臣黃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八

宋 李燾 撰

真宗

咸平四年春正月甲戌德音降死罪以下囚杖罪釋之

殿前都指揮使河西節度使范廷召有疾辛巳上親臨問之及卒贈侍中廷召善騎射在軍中踰四十年由顯德以來凡親征未嘗不從也

甲申以右正言知制誥趙安仁知審刑院時有將校笞所部卒死議致大辟安仁以軍中之令非嚴不整遂獲免死　詔應益州軍民因賊亂殺傷刼盜除官吏外皆釋不問時訴訟連結頗難閱實故悉許其自新也　中外官上封事者甚衆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詳定利害以聞

乙酉遣使瘞西川遺骸

戊子封歸義節度使曹延祿為譙郡王實錄云加歸義節度使檢校太

尉令從會要及本傳於是始封王爵也

庚寅知河南府武勝節度使贈侍中李至卒其三子皆遷秩授官給俸終喪至好賢樂善為學精力然嚴剛簡貴人士罕得遊其門性吝嗇仕既通顯盡逐李存審養子而取其貲財娶妻預出郡告身納采之日送其家為識者所嗤或曰至為參知政事辭位不受禄制行甚高逐養子預納妻封告蓋毀之或損其真也此據隆平集所言

撫水蠻酋蒙漢城等二十三人來朝納摽槍鏢刀四十

餘事賜錦袍銀帶器幣有差甲午各授以官

己亥秘書丞查道上言曰朝廷命轉運使副不惟商度錢穀蓋亦廉察郡縣庶臻治平以召和氣今覩所至或未盡公蓋無懲勸之科至有因循之弊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内曾薦舉才識者若干奏紏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為賞罰從之　以棣州防禦使石保興知澶州保興在澶州每捶人輒令緩其杖移晷方訖上聞之謂左右曰如此用刑無乃太酷乎亟戒諭之

宗正卿趙安易翰林學士梁周翰上新修屬籍三十三卷唐末喪亂屬籍罕存無所取則周翰創意為之頗有倫貫

上召西川轉運使兵部員外郎馬亮入朝問以蜀事蜀自雷有終既平賊黨誅殺不已亮所全活踰千人城中米斗千錢亮出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及至京師會械送為賊所詿誤者八十九人知樞密院事周瑩欲盡誅之亮言愚民脅從者衆此特百分一二爾餘皆竄伏山林若不貸此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倡再起是滅一均

生一均也上悟悉宥之二月加直史館復遣還部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繫捕者州數百人亮盡釋之而廢其井又除蜀部舊逋官物二百餘萬　秘書丞劉炳以屢陳時務召對崇政殿翌日遷太常博士

劉炳未見

丙午詔廣南諸州先命幕職州縣官權知自今並命京官

丁未兵部郎中直昭文館韓援等八人分詣岳瀆祈雨

戊申交州黎桓遣使貢馴犀象　屯田郎中楊覃上言春初方盛時雨稍愆輦轂之下繫囚望詔有司未得論決死罪俟降雨乃復常典又請凡決重囚日減膳撤樂以應古義且彰至仁之德焉此事不知其月日今附見慮囚之前

癸丑上御崇政殿親慮繫囚死罪再詳覆之餘悉從輕因召宰相李沆等對于殿之西閤至午而罷又遣庫部員外郎程渥等乘驛分詣諸路疏理繫囚杖以下皆釋之程渥未見

甲寅以宋州隷京東路　宰臣李沆等以旱表求罷不許

乙卯鹽鐵使張雍言温州板税場吏逋髙額錢二百萬詔除之

丁巳幸大相國開寳天壽寺上清宫祈雨戊午雨自去冬旱上每御蔬食憂憫切至是日方臨軒決事雨沾衣左右進蓋却而不御

壬戌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上言請令羣臣子弟奏

補京官或出身者並試讀一經寫家狀以精熟為合格從之　秘書丞知金州陳彭年上疏曰夫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雖近而可以為遠計者臣請言之其事有五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官員五曰行公舉此五者實經世之要道致治之坦塗也夫置諫諍之官開獻替之路堯舜湯武所共然也何者以正直之臣忠信之士參立左右專奉箴規有事必言有闕必諫足以達四方之壅蔽資聖主之聰明今雖

有諫官且無言責或出居外任或兼領餘司常箝口以自安少危言而替否是同虛器何補聖猷臣請依六典員數置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並選孤立無黨忠直不欺言行相符名實相稱者為之俱以才授不以叙遷使其常立朝廷專居諫署入覲朝政出聽輿詞或作事失中或出令未當或遷舉無狀或獄訟有冤小則上章大則廷諍然後陛下察其所言可者從之否者罷之歲終以言事之多少為課最之高卑忠讜盡規者甄升依阿固

位者懲責自然人皆竭節政必無邪臣下不敢偷安朝
廷得以震肅矣又人命所繫在於法官官或非才人必
無告古者按大獄議大刑雖本於法律亦輔以經義故
釋之定國之為廷尉則無寃人張湯趙禹之列九卿乃
名酷吏今國家重文學之選輕刑法之司故其屬僚未
得盡善用忠恕之道則為曠官狥深刻之文乃名奉法
唯格律而是守豈經義之能詳若是則囹圄何由空虛
鈇鑕何由偃息臣請今後廷尉官屬咸委所司慎加銓

擇不拘資叙唯擢才能使其理一成之刑務於平允用
三宥之法志在哀矜無以愛憎舞文無以高下布旨自
然民知恥格時洽和平又法令者國家之權衡生民之
銜轡貴於簡易惡乎滋章久用則民知適從數變則人
無所措近者陛下知制勑之頻降懼條科之太繁旋軫
聖謨特令刪定既經歷之者皆是名臣則措置之閒固
皆合理而詔書頒下方及踰年後勑施行又將累百或
刪去者重為條貫或已有者更示申明無益憲章徒繁

簡牘且理遵畫一則吏無以欺民令或頻更則人得以弄法損益之際豈不明哉古人有言利不十不變法誠為此也況先朝求理之心陛下繼明之志詔令一出夷夏同歡縱少有於闕文亦無妨於大體豈煩改作以致多門臣請今後有上封言事請變格法者非有大益無改舊章庶使號令愈明刑辟漸措又理世之端審官為本審官之道用賢為先不在具員但期得俊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又曰省事不如省官今國家州郡至廣官

員太多無益公方空蠹國用使有才者莫盡其力不肖者得容其姦請以臣所親經驗其利害臣前任蘇州通判日知州喬維岳疾病獨臣與判官崔端共事次任壽州通判日知州喬維岳喪亡支使甘鴻漸差出獨臣與推官陸文偉同官此時區分獄訟行遣文書皆得及期亦無闕事即今蘇州知州通判外有職事官三員壽州知州通判外有職事官四員官既衆事益煩增將吏之衙參添簿書之擁滯又臣本州洵陽縣計戶一千一百

有官三員率皆人戶彫踈路岐荒僻詞訟絶少租賦甚微徒使安閑固無勤績臣每見支郡推官軍監判官並名初等職事然有名雖支郡而事倍藩方額是軍監而務多州府或當要路或在邊陲其間支郡則有推官而闕判官軍監則有判官而無通判監當錢穀詳斷刑名凡所責成莫非繁劇然其請受少於判司勞逸不均賢愚共見臣請特選明幹朝臣與諸路轉運使相度管内州縣有公事簡少官屬過多處並量減省以所減之奉

依司理司法參軍例添給初等職事則冗長之處既已減員要用之官又各加俸自然官無虛設人皆竭誠創此新規益光至理又爲邦之道莫切於求賢求賢之方莫先於公舉然隄防不峻則濫進之路興憲綱稍嚴則明揚之典廢期臻多士在振宏綱臣請依唐朝故事新授常參官朝謝日並進狀舉官自代各隨所長具言其狀或以文學或以吏能或以强明或以清白務存摭實不許飾詞儻所諳知無避親黨既經御覽即付中司俟

至年終具名條奏在外者委諸路轉運在京者委本司官長吏審其能以驗所舉如薦揚既數採聽非虛即與量才各加進用其後或不修操行故黷彞章則舉主依法科刑以懲繆舉或政績殊異課最有加則舉主隨事旌酬以褒進善賞罰既信清濁自明盖釆羣議則人無以私有常規則衆皆知勸清原正本其在於兹臣又伏見唐太宗常召公卿諮詢理體羣臣多拘近俗莫有遠謀獨魏元成請行王道文皇既從其議果致太平中華

則外户不扃四夷則重譯來貢艱難屢作而締搆益新豈非盛德在人餘慶及後所致歟以陛下之德夸越古先誠宜鄙晉魏而不談小高光而獨出行清凈神明之化恢仁義慈儉之風然後舞干戚以為甲兵畫衣冠以為刑辟建明堂而朝萬國登岱宗而禮百神則天下之民無聲而應海外之俗不召而來矣疏奏詔馮拯陳堯叟參詳之拯等上言竊詳往制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判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

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
闕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今緣官品制度沿革不同
伏請令兩省御史臺官尚書省六品已上諸司四品以
上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於閤門投下方得入謝在外
者授訖三日内具表附驛以聞仍報御史臺其表並付
中書門下籍名每闕官即取舉多者以名進擬如任用
後顯有器能明著績用其舉主特與旌酬不如舉狀者
即依法科罪如讓表不到委閤門御史臺糾督以聞其

上封言事請變格法者望自今令中書樞密院送審刑院刑部大理寺詳議仍照驗前後格敕儻須至改革即具聞奏更委中書樞密院詳酌施行並從之上因謂輔臣曰自今諫官宜精擇其人

甲子三司都催欠司引對逋負官物人上親辨問凡七日釋二千六百餘人蠲所逋負物二百六十餘萬已經督納而非理者以內庫錢還之身歿者給其家　舍人院上重詳定百官封贈條制詔從之凡現任將相在朝正

一品及任中書樞密院官特遣封三代依舊外應東宮一品以下雖曾任將相只依編勅本品追封其三代曾祖母祖母母除中書門下二品及平章事在朝正一品使相封國太夫人外餘只封郡太夫人止如舊有國號者依舊追封其位極將相勲業崇高薨謝之時特恩追封王爵依舊外如因子孫追贈雖曾任將相並不許封王除祖父先居高位累贈至一品外如子孫官高祖父官甲已贈五品者須歷品贈官方得贈至正一品母妻

所封郡縣依本姓望封封國者不拘此限　太常寺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郊廟止奏黃鍾宫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乃命翰林侍讀學士夏侯嶠與判寺郭贄同按試擇其曉習月令者悉增月俸自餘權停廩給再俾習學以奬勵之雖頗振紀綱然亦未能精備葢樂工以年勞次補不以藝進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難於驟變云

丙寅詔學士兩省御史臺五品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

於內外京朝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各一人不得以見任轉運使及館閣職事人應詔十朝綱要得查道王曉等 禁民間造銀鞍瓦及金線又禁盤蹙金線

已巳改河東榷鹽院為永利監 詔應外州官吏奏民間利病實封者進奏院即時進入不得拆封會要二月事

是月從知黃州王禹偁之請令諸路置病囚院持仗刼賊徒流以上有疾者處之餘悉責保于外此從本志與實録不同據

（實錄則去年四月已置病囚院）詔京百司人吏並不得放免下戶差徭科配戶部舊有蠲符案主百司人吏蠲免差配給蠲符自此廢之其諸州先貢蠲符亦免

三月癸酉樞密院言準例春季金明池習水戲開瓊林苑縱都人遊賞又大宴于含元殿上以太宗忌月命有司討詳故事以聞史館檢討杜鎬等引晉荀訥唐王及舊韋公肅所議以為禮有忌日無忌月其春宴及上巳金明池苑並合舉樂從之

甲戌撫水蠻酋蒙英等三十六人來朝輸兵器毒藥誓不犯邊並加錫賚授官有差

乙亥詔史館修撰韓援等各舉御史臺推勘官

丁丑京師及近畿諸州風雪上謂宰相曰霾曀頗甚蓋陰陽不和人事所召朕甚憂畏卿等更思闕政以佐予治李沆等再表求罷免不許

辛巳詔分川峽轉運使為益梓利夔四路益州路總益綿漢彭邛蜀嘉眉陵簡黎雅維茂永康凡十五州軍梓

州路總梓遂果資普榮昌渠合戎瀘懷安廣安富順凡十四州軍監利州路總利洋興劒文集壁巴蓬龍閬興元劒門三泉西縣凡十五州府軍縣夔州路總夔施忠萬開達渝黔涪雲安梁山大寧凡十二州軍監　兵部尚書張齊賢上言終南山處士种放守道遺榮孝行純至棲遲衡泌歷二十年願以備賢良方正之舉乃賜放詔及裝錢五萬令京兆府遣官詣山備禮發遣放辭疾不至

先是三院御史多有出外任者風憲之職或用他官兼

領乃詔本司長吏自薦其屬俾正名而舉職壬午以太常博士張巽為監察御史從新制也張巽未見　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范正辭上言治民之官牧宰為急令舉屯田員外郎吴犕等五人堪知大郡復請令犕等於前資見任京官令録判司司理參軍簿尉内各舉知縣令三人從之吴犕未見

甲申并代州都部署步軍都指揮使彭信節度使高瓊來朝召之也先是范廷召桑贊所將邊兵臨敵退衄有

上封請罪之者上以問瓊瓊對曰兵違將令於法當誅然陛下去歲已釋其罪今豈宜復行之又方屯諸路非時代易恐衆心疑懼乃止尋命瓊為殿前都指揮使

工部尚書贈右僕射張宏卒

已丑宴射後苑上言及大射投壺鄉飲酒之禮因命直館各賦射宮詩上歡甚詔羣臣極飲恕其沉醉凡節序賜宴則宗室禁軍大校牧伯諸司使皆令習射

庚寅左僕射吕蒙正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向敏中並守

本官平章事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沆加門下侍郎　初
乾元歷氣朔漸差詔判司天監京兆史序等考驗前法
研覈舊文取其樞要編為新歷於是歷成來上賜名儀
天命翰林學士朱昂為歷序頒行之修歷遷秩改服章
賜帛有差
辛卯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王化基罷為工部尚書化基
任中書不以蔭補諸子官然能訓導皆有所立　以給
事中同知樞密事王旦為工部侍郎參知政事　樞密

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並為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

禮部郎中薛映兵部員外郎梁鼎左司諫楊億並知制

誥上初欲用著作佐郎直集賢院梅詢命中書召試映

鼎及詢等宰相李沆素不喜詢言于上曰梅詢險薄用

之恐不協羣議上曰如此則何人可沆曰楊億有盛名

上乃驚喜曰幾忘此人仍以億望實素著但召映鼎就

試翌日與億並命會要云至道二年四月梁周翰不召試而授知制誥其後薛映梁鼎楊億陳堯佐歐陽修亦如此例據映鼎皆召試會要誤也

以國子監經籍賜潭州岳

麓山書院從知州李允則之請也　先是放天下逋欠錢物既而三司計可督責及尚須究問本末繆繫追逮頗爲煩擾至有久被拘者於是命知制誥薛映梁鼎與三司按籍詳定具名引對上臨軒閲視多蠲除之

壬辰御史中丞趙昌言知雜御史范正辭上言内宴更衣百官有徑歸其家及過從於外者臣等昨於春宴前嚴行戒勵雖稍整肅然將期久遠望降敕文自今有違者乞委外彈奏從之

丁酉上謂宰相呂蒙正等曰中書事無不總賴卿等宿望副朕意焉凡事無固必惟擇善而行以漸蘇天下之民最為急務也呂蒙正等言備邊經費計臣之責近者但委轉運使至於出入盈虛之數計臣或不能周知此甚無謂也乃下詔申警三司令舉其職儻聞闕誤必正典刑　御史中丞趙昌言奏近例臺司多遣人吏巡察請依故事令左右巡使各領其職踰越法制者具名以聞從之

夏四月乙巳以保州刺史楊嗣莫州刺史楊延朗並為本州團練使北作坊使綉州刺史無棣張凝為趙州刺史南作坊使髙州刺史李繼宣為西上閤門使領康州刺史上謂宰相曰凝舊事太宗藩邸猶有稱其才者嗣及延朗並出踈外以忠勇自効朝中忌嫉者衆朕力為保庇乃及於此繼宣雖不逮二三輩然亦熟邊事不易得也時嗣與延朗並為緣邊廵檢勇於戰鬬以名稱相上下邊人謂之二楊先是上特召嗣入朝面授團練使

嗣言臣久與延朗聯職一旦驟居其上願且守舊官上嘉嗣之退讓即命延朗亦爲團練使仍令嗣持告命就賜之楊延朗傳云三年冬敵復來寇延朗伏銳兵於羊山西自北掩擊且戰且退及西山伏發敵衆大敗獲敵將函首以獻進團練使與楊嗣並命又王漢忠傳云敵大寇中山漢忠率諸將陣於野未戰敵遁追斬甚衆獲其貴將加殿前副都指揮使按上去年春自大名還京師至今年春契丹傳會要本紀實錄並不載敵復入寇事其復入寇乃四年冬不知延朗及漢忠所獲敵將果在何時延朗與漢忠同獲一人或各獲一人皆不可知也據楊嗣傳乃因嗣讓初不緣破敵有功而漢忠爲殿前副都指揮使據實錄本紀則與高瓊葛霸同遷亦不言獲敵將於中山也疑延朗及漢忠所獲敵將當是二年冬及三年春上在大名時或四年冬事二傳誤

截耳今皆不取

丙午以馬軍都指揮使感德軍節度使葛霸為并代行營都部署

丁未以吏部員外郎陳省華為鴻臚少卿時省華子堯叟權任樞密故特優寵之

戊申詔諸路幕職州縣官罷職待遷食貧可憫自今至年終替者宜並放選依例擬官

辛亥詔泰州太平監所籍主吏柳延義等貲產悉還之

初延義等專主銀冶歲輸定課吏三歲虧常額者四萬二千餘兩有司盡籍其家財以償上憫之故有是命

壬子審官院初引對京朝官於崇政殿遷秩有差京朝官磨勘引對自此始上既用孫何耿望等議罷郊祀進改乃命審官考其課績優劣臨軒黜陟之凡三年差遣受代皆引對多獲進改罕有退黜由是官籍寖增云此據本志當考

詔京朝官及吏部選人親老無兼侍者特與近任

丙辰西川輝和爾汗王禄勝遣使曹萬通來貢玉鞍勒名馬寶器等萬通自言任本國樞密使本國東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使縛繼遷以獻即授萬通左神武大將軍降詔奬禄勝優賜器服十一月末又入貢當考

丁巳上以四郊所取桑葉麥苗示輔臣曰覩此足知歲事矣

己未翰林學士王欽若使西川還對于崇政殿即日以

欽若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初王均連陷綿漢勢張甚彭州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時晉江陳從易實為軍事判官攝州事斬其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赦之衆皆伏悅乃率厲將吏嚴守械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守當死於此賊聞有備不敢入境於是王欽若以狀聞召從易為著作佐郎召從易不得其月日今附見欽若使還時史須詳考　曹國公元儼將出閤上親録朝臣數人姓名擇可使輔導元儼者以監察御史張巽純謹乃命為屯

田員外郎曹國公翊善　知益州雷有終轉運使馬亮等上言准詔詳度毀本州羊馬城壕利害竊以郡國城隍其來久矣蓋所以聚民而防他盜也本州頃歲李順之亂賊自外攻即日而陷此城池頹圮之致也去歲王均之叛姦由内作經年自固此城池完緝之咎也然而理亂之事雖繫于人亦關冥數誠非常情所可預測況此城頃因蠻寇民受塗炭至唐天成三年節度使孟知祥遂謀創築若緣軍賊誠合去除又慮異時寇盜外攻

請仍舊不毀從之

先是上以西蜀遼隔事有緩急難於應援故分四路別置官屬又慮漕輓者各司其局失均濟之義庚申命知益州右諫議大夫宋太初兼川陜四路都轉運使

上以朝臣外任代還寓於逆旅癸亥置朝集院於朱雀門凡百餘區尋復罷之　王欽若等請川陜縣五千户以上並置簿尉自餘仍舊以尉兼簿從之

丁卯詔川峽幕職州縣官並二年與替

辛未上御崇政殿試制舉人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充考官得秘書丞査道進士陳越入第四等定國軍節度推官王曙入次等以道為左正言直史館越將作監丞曙著作佐郎越尉氏人曙河南人績之後也

五月壬申朔御朝元殿受朝德音降京畿流罪以下囚杖罪釋之

癸酉以曹國公元儼為平海節度使

甲戌詔定州都部署王顯兼河北諸州都轉運使應供

軍金帛芻糧並同經度其餘刑獄公事止令轉運使副施行先是轉運使耿望行部至定州顯與宴數勸望酒望素有風裁且不能多飲固拒之顯不悅徐曰它日望都自當飲耳望都契丹兵衝也凡元帥出軍轉運使隨軍給饋餉疾徐惟元帥之命轉運使往往得罪故顯語及之望它日入奏從容具白其事上默然良久曰卿第去勿憂朕自有處分於是命顯兼都轉運使之職顯遂不能委罪於望云此據祖宗獨斷然獨斷乃以此事為太宗所處蓋年月差誤耳今改之按

耿望以二年四月丙子為京西漕是年五月甲午為河北漕後甲戌葢二十日先是固未嘗行北邊也恐獨斷誤又六月庚辰再命王顯領都漕王起副之不知甲戌已命顯六月庚辰又命顯何故或止一命而實録誤故兩出之當考耿望事姑載初命顯時

庚辰翰林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朱昂罷為工部侍郎致仕昂有清節淡於榮利初為洗馬十五年不遷不以屑意及在内署非公事不至兩府上知其素守故驟加褒進昂累章告老上不得已從之遣使就第賜器幣謂大臣曰昂侍朕左右未嘗以私事干朕今其歸老可給全

俸詔本府歲時省問如有章奏許附以聞又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使得就養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於是上特延見命坐勞問久之令俟秋涼上道復遣中使錫宴於玉津園兩制三館儒臣皆預仍詔賦詩餞行恩渥之盛近代無比

甲申上覽囚簿自正月至三月天下斷死罪八百人憮然動容謂宰相曰雜犯死罪條目至多官吏儻不盡心豈無枉濫故事死罪獄具三覆奏蓋其重慎也自何代

罷之遂命檢討沿革終慮淹繫亦不果行

乙酉詔三班自今差使臣知縣勿以先為諸州牙吏及富民受職者充從陝西轉運使劉綜之請也

丙戌御史臺言曹州民蘇莊出兵器匿亡命剽民財産小不如意必焚其廬舍積贓計四十萬請籍其家上曰暴橫之民國有常法籍之斯過矣可論如律　高州蠻向君猛遣其弟君泰來貢方物

戊子以殿中侍御史卞袞為淮南轉運使仍命袞與本

路轉運副使劉師道同領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鹽礬稅都大發運事時王子輿上表求代詔令自擇其人子輿以衮及師道名聞故有是命衮震之子也至道末罷發運使及子輿兼淮南轉運使尋加都大而不立使名發運使自後並淮南轉運使兼領其務省發運使在至道三年四月子輿以制置茶鹽兼淮南漕在咸平三年八月其加都大發運不見於實錄據會要在四年今附此景德三年二月仍復使名

上以鹽鐵使張雍齷齪小心三司事重宜有裁制庚寅命户部使王嗣宗代為鹽鐵使雍在三司置簿籍有案前急馬前

急急中急之目頗為時論所誚其出典藩鎮務裁節宴犒聚公錢為羨餘以輸官帑集會僚佐糲食而已　度支員外郎王子與為右諫議大夫充戶部使　上封者言三司官吏積習依違天下文牒有經五七歲不為裁決者案牘凝滯吏民抑塞水旱災沴多由此致自今請委逐部判官呈覆向來諸路州軍所申請及本司所積滯事疾速與奪然後詣判使會議別白施行如更有稽滯即許諸路轉運使及本州軍聞奏命官推鞫以警弛

慢乃詔同知樞密院事馮拯陳堯叟舉常參官幹敏者與三司使議減冗事及參決滯務拯等請以秘書丞直史館判度支勾院孫冕同領其事　詔陝西歲穀價甚平宜遣使市糴務廣邊備以息轉餉乃命兵部員外郎董龜正乘傳與本路轉運使經度之

辛卯以吏部侍郎陳恕知通進銀臺封駁司恕言封駁之任實給事中之職隸於左曹雖别建官局不可失其故號請為門下封駁司隸銀臺司從之

甲午河北都轉運使光禄少卿劉錫卒上曰錫居漕輓之職以勤劬集事而不任威刑亦可嘉也録其長子為秘書省正字賜其幼子出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九

宋 李燾 撰

真宗

咸平四年六月辛丑朔詔以近畿數郡春雪損桑令京朝官分往察視蠲其正税其緣科等物無令折納絲帛

壬寅命知制誥梁顥薛映共詳中外章疏

癸卯太常丞直集賢院梅詢上言邇者朝廷遣使減省

天下冗吏今三司揔括諸路計省十九萬五千八百二人惜費養民足資治本請付史館從之

己酉殿中丞直史館樂黄目上言曰從政之源州縣為急親民之任牧宰為先今朝官以數任至知州簿尉以兩任入縣令雖功過易見而能否難明臣欲望自今審官院差知州銓曹注縣令候各及三二十人一次引見依唐開元二年故事於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察言觀行取其才識明於吏理達於教化者充選其有不分曲直

罔辨是非者或黜之簿務或退守舊資如此則官得其人事無不治矣上頗嘉其好古然不果行黄目史子也

庚戌上溪州刺史彭文慶等來貢方物

先是京朝官授遠地及緣邊知州通判朝辭日許升殿時多有以細務干聽覽者壬子始令奏聽朝旨得報乃許升殿

癸丑以兵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援為秘書少監知洛陽縣援擢置史館才數月自以年廹遲暮乞知西京赤縣

為歸休之計上憐而許焉

甲寅詔諸路轉運使副自今薦舉官屬當歷任無贓私罪及條其績効以聞異時擢用不如舉狀者連坐之

丁巳詔東川民田先為江水所汎者除其賦從王欽若之請也

初黃州境二虎闘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鷄夜鳴經月不止仲冬震雷暴作知州刑部郎中王禹偁手疏言之且引史記天官書洪範五行傳為證上亟命中使乘驛勞

問醮禳之又詢於日官言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名即命徙知蘄州至未逾月卒戊午訃聞上甚嗟悼之厚賻其家賜一子出身禹偁詞學敏贍時所推重手裁峻厲以直躬行道為己任遇事敢言雖傾危困封奏無輟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無媿矣又為文著書師慕古昔多涉規諷以是不容於流俗故累登文翰之職尋即罷去焉

庚申上謂輔臣曰軍國之事無鉅細必與卿等議之朕

未嘗專斷卿等各宜無隱以副朕意也

壬戌停修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常州張公山洞靈觀以旱故也

丙寅對兵部尚書張齊賢于崇政殿凡數刻

丁卯詔諸路州縣有學校聚徒講誦之所並賜九經

戊辰出陣圖示宰相上曰北戎寇邊常遣精悍為前鋒若扞禦不及即有侵軼之患今盛選驍將統領別為一隊遏其奔衝彼既挫鋭而退餘則望風不敢進矣敵又

好遣騎兵出陣後斷糧道可別選將領數萬騎殿後以備之　初田錫知泰州幾三年不得代錫乃上章自陳即詔歸闕屢召對言事嘗奏曰陛下治天下以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願抄略四部别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為御屏風十卷寘扆坐之側則治亂興衰之事常在目矣上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仍免其集賢校讎之職每成數卷即先進内錫言臣所撰

書每五日具草一卷檢討姘互寫為淨藁已七八日大率十年絶筆臣慮朝廷俾臣涖事或委一郡授一職不若使臣常以皇王之道致主於堯舜也陛下春秋鼎盛好古不倦若師皇王之道日新厥德十年之内必致太平臣雖衰邁得見其時私幸足矣即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手詔褒荅之按田錫集五月八日召對請修書二十六日進草藁降詔奬諭不得其時今附見六月末

秋七月庚午朔詔河朔餽運勞民斯甚今轉運使差減

徭役勿致流徙

壬申丹流眉國主多預機遣使打古馬副使打臘判官劄皮泥等九人來貢方物其國東北距廣州百三十五程自是始通也

甲戌以左侍禁閤門祗候焦守節為閤門通事舍人故事閤門無通事舍人通事舍人隷中書省其長一人判四方館謂之館老如抽赴閤門祗應者則兼稱閤門祗候今直授閤門通事舍人始更舊制矣天禧二年十二月可考

丙子封劔州梓潼神濟順王為英顯王初王均反王師攻成都忽有人登梯衝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爾輩悉當夷戮賊衆射之倏忽不見果及期而克於是守臣以其狀聞故有是命

己卯邉臣言契丹謀入寇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王顯為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天平節度使馬步軍都虞候王超為副都部署殿前副都指揮使保静節度使王漢忠為都排陣使殿前都虞候雲州觀察使王

繼忠為都鈐轄西上閤門使韓崇訓為鈐轄顯仍兼定州超鎮州漢忠高陽關都部署

庚辰詔王顯領河北都轉運使王超副之王繼忠韓崇訓同其事超初赴行營顯候于郊外超下馬望拜上聞之以為將帥有讓甚嘉焉

乙酉申命諸州禁競渡　令太常禮院定禡祭儀付王顯等

戊子知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韓國華議刑失中命

戶部侍郎張雍知制誥梁顥代之

甲午契丹主子耶律隆慶下内四友班首兼北宫都博田鳳容及其弟從壽來降補鳳容為三班奉職恩賜有差

戊戌斬三司軍將趙永昌永昌素凶狠無行督運江南所為多不法知饒州韓昌齡廉得其贓狀及違禁事移於轉運使馮亮坐決杖停職遂撾登聞鼔訟昌齡與亮訕謗朝政仍偽刻印作亮等求觧之狀詔下御史臺鞫

聞上察其詐引於便殿臨訊之仍召前饒州録事叅軍楊傑證其事永昌屈服遂戮之釋亮不問而昌齡以他過貶郢州團練副使中外之人仰上明斷罔不相賀韓昌齡楊傑未見

己亥以會州刺史伽裕勒為保順郎將穣家族齊都爾齊白馬族密香威伊特族多香並為安化郎將　詔淄青齊州及河北經蕃寇蹂踐處貢舉人許免取解

先是江浙荆湖廣南遠地應强盜及持仗不死者并部

其屬至京師多殞於道路是月詔自今止決杖黥面配所在五百里外本城

八月庚子朔蠲陵州崇楊等六井逋鹽三萬四千斤

李繼遷遣其牙將來貢馬猶稱所賜姓名然抄劫邊部益甚上以邊臣玩寇朔方餉道愈艱辛丑命兵部尚書張齊賢為涇原儀渭邠寧鄜延保安鎮戎清遠等州軍安撫經略使知制誥梁顥副之即日馳騎而往齊賢本傳云清遠軍陷乃命齊賢出使蓋誤矣賊陷清遠在九月二日此時未也

石隰州副都部署唐州刺史王杲受詔部軍儲赴河西逗撓不進壬寅責授千牛衛將軍

丙午大風上遣健步於近郊取禾穗視之皆無所傷實録載是日蠲潭州民所負牛租已並書在三年李允則被奬語時令不復出

戊申上出環慶清遠軍至靈州地圖指示輔臣曰一昨戎人所掠部族邊臣奏不以實又指靈州西榆林大定曰戎人多據此路憑高以瞰王師蓋恃夐遠難於追襲復指天澗路曰楊瓊嘗言此路往靈州險而有水可保

無患然將帥顧方略如何耳又曰邉臣奏糧儲芻粟大有備呂蒙正曰國家貿易商賈以實邉農人不擾而西鄙足用蓋上策也

己酉復親試制舉人得成安縣主簿丁遜舒州團練推官孫僅入第四等並為光禄寺丞直集賢院秘書丞何亮懷州防禦推官孫暨入第四次等以亮為太常博士暨為光禄寺丞遜湖州人也遜湖州人據登科記

壬子上觀稼北郊宴射於含芳園都人望見乘輿抃躍

稱萬歲呂蒙正曰車駕遊幸百姓歡呼如此物情不可强致蓋陛下臨御五年務行仁恤所以中外感悅上曰下民但不擾之自然快樂蒙正又曰今秋大稔太平無事時和年豐即為上瑞上曰朕以邉事未寧勞民供饋蓋不獲已也茍能選將練兵驅攘戎寇使不敢侵掠則近邉之民亦獲安泰矣　咸平初太常丞陳堯佐為開封府推官坐言事切直貶潮州通判潮去京七千里民俗鄙陋堯佐至州修孔子廟作韓愈祠堂率其民之秀

者使就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為魚所噬堯佐以謂昔韓愈患鱷之害以文投溪中而鱷為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卒使捕得更為文鳴鼓於市而戮之潮人以比韓愈三歳召還獻詩數百篇大臣亦稱其文學於是命直史館歐陽修墓碑云堯佐貶潮其所言事盖人臣所難言者不知何事當考據堯佐集戊戌冬貶潮州戊戌咸平元年也

甲寅御史中丞趙昌言奏近者審刑院大理寺斷事乖當其主判既已罷絀詳斷官亦宜别加慎擇自今復然

者請嚴示懲罰授以遠官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欵聞
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當者並加按劾惟開封府未嘗
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原勘官吏而知府判官推官檢
法官皆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
外州例施行從之昌言又請凡有罪被閉不即引伏者
許令追攝詔先以聞
己未直史館劉棠叟獻宋都賦述國家受命建號之地
宜建都立祖宗之廟上嘉納焉命史館檢討故事以聞

甲子職方員外郎秘閣校理丹陽吳淑上言諸路所納閏年圖當在職方收掌近者並納儀鸞司伏以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秘奥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又詔土訓以夾王車漢祖入關中蕭何獨收秦圖籍由是周知險要豈可忽而不顧哉請令以今閏所納圖並上職方又州郡地理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何以傅合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一上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

州輪廣如指掌而斯在從之

丙寅李繼遷率衆攻清遠軍知軍劉隱監押丁贇等分兵拒守隱贇俱未見

上以巴蜀遐遠時有寇盜丁卯命户部員外郎直史館曽致堯太常博士王曻供備庫使潘惟吉通事舍人焦守節分往川峽諸州提舉軍器察官吏之能否致堯誤留詔書於家惟吉教致堯上言渡吉栢江舟破亡之以自解致堯曰為臣而欺其君吾不忍為也乃上書自劾

釋不問具後惟吉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致堯所以自劾者上嗟嘆久之惟吉美弟之子也王朂未見王舉雜記云潘惟吉乃周世宗子太祖不殺令美養之此事甚美當考詳附載

是月陝西轉運使劉綜請於浦洛河建城為軍上曰比亦有獻此議者然既立城郭又須屯兵屯兵不多寇來不可出戰止於閉壁自守則軍城之立未見其利也宰臣呂蒙正曰聖慮所及深得理要願罷其請從之

三司置拘收司以判磨勘司官兼領之

九月己巳朔詔鎮定兵馬分屯近地以省糧運時諜者言敵猶在炭山未遽南牧故也　知封駁司陳恕請鑄本司印詔如有封駁事取門下省印用之因遂改知封駁司為兼門下封駁事

庚午清遠軍都監段義踰城叛降于李繼遷段義未見

癸酉環州言蕃族威布等先為李繼遷所掠今徙帳來歸詔給近地閑田處之　慶州言地再震　太子中舍張宗誨獻屯田論三篇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及第宗誨

齊賢子也

先是上遣使諭旨於靈璟清遠十州軍駐泊副都部署郝州觀察使楊瓊曰賊若寇清遠及青崗白馬寨即合軍與戰於是繼遷頓積石河長圍清遠清遠屢走間使詣瓊請濟師瓊將悉出兵為援鈐轄内園使馮守規都監崇儀使太原張繼能曰敵近重兵在前則後無以繼不可罪往乃止命副部署海州團練使潘璘都監西京左藏庫副使劉文質率六千人赴之且曰伺我之繼至

瓔頓慶州逗留不行乙亥繼遷親鼓其衆攻清遠南門其子阿伊克攻北門堙壕橋以進城遂陷時瓔又遣鈐轄尚食使嚴州刺史李讓李讓未見領精卒六百人赴之已不及矣賊踰支子平泊清崗城下瓔與守規繼能始出師其行甚緩及聞清遠陷益怯賊進至望梅原知環州西京左藏庫副使順州刺史王懷普懷普未見廵青崗寨謂瓔曰此寨水泉遠不可多屯師師少即不可守願棄之瓔等相與合謀焚糧廩芻積兵仗驅寨中老幼以出瓔即

退師保洪德寨賊勢浸盛未嘗與交鋒也清遠軍陷是此月七日其它皆附見蓋不得其的日故也

或言永興軍副部署齊州團練使濮人錢守俊老病不任職壬午召為左領軍衛大將軍 以國子監校勘官前知永年縣劉士元為大理寺丞南宮侍教南宮北宅有侍教自此始本志云大中祥符二年又有侍教之名按劉士元已見於咸平四年九月矣本志或誤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又命李頌時大雅為南北宅侍教非事始矣劉士元未詳邑里

丙戌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上新修續通典二百卷詔

付秘閣仍賜宴以勞之賜器幣有差其書重複猥穰大為時論所非卒不傳布上尋欲改作亦弗果也

先是詔國子祭酒邢昺等校訂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丁亥昺等上其書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模印頒行賜宴國子監並加階勲於是九經疏義悉具矣　江南轉運使馮亮言舊敕犯銅禁者七斤而上並處極法奏取勑裁多蒙減斷然待報踰時頗成淹緩請別定刑名以為永制詔自今滿五十斤以上奏裁餘遞減之

戊子以除名人胡旦為通州團練副使旦自流所遇赦至闕下頗不檢慎故授以冗秩

己丑知寧州石熙政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意因請授兵三五萬上曰西北邊事朕何嘗一日忘之今熙政所言蓋外任不知耳宜賜詔奬其敢言知樞密院事周瑩等曰陛下求理從諫憂邊䘏民之心雖童穉亦當知之至於城壘失守乃將帥非才耳熙政豈得如此悖慢上曰儻罪之則人誰敢言矣

庚寅詔陜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守城壘遣御史吴蒨與轉運使同主其事凡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緣邊軍士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咸平元年初置秦州極邊保毅事見年末吴蒨奏所得保毅數實録在明年正月己酉今并書

辛卯麟府卓羅副部署曹璨率熟户兵邀擊李繼遷輜重於唐龍鎮西柳撥川殺獲甚衆生擒其大校四人

冬十月己亥朔上謂吕蒙正等曰選衆求材誠非易事朕常孜孜詢訪冀有所得向來於軍校中超擢八九人

委以方面其閒王能魏能頗甚宣力陳興張禹珪亦稱有閒蒙正等曰才難求備今拔十得五有以見陛下知臣之明也王能定陶人時知静戎軍魏能時知威虜軍陳興衛南人時爲石隰州部署禹珪嘗歷洺瀛霸三州兼鈐轄鐸之子也禹珪今任考之弗得因具載所歷更須檢詳耳上語近臣曰近者慶州地再震昨司天奏熒惑犯輿鬼秦分野當有災宜戒邉將以静鎮之且上天垂象示戒惟慮不知今既知之可不恐懼修省知樞密院王繼英曰妖不勝

德上曰朕何德可恃同知樞密院陳堯叟曰天文謫見實欲昭示時君楚莊王懼無災政恐其獲罪于天弗容自警耳今陛下克已愛民常慮一物失所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上曰天不欲困生靈耳豈朕德能感之自此益須防慎如荆湖比年艱食災沴滋甚尤可卹也上又曰自清遠軍失守遂屯兵於洪德寨常憂其暴露原野薪芻之少屬使臣自彼來言環慶今兹大熟薪芻尤賤差慰意也

知益州宋太初與鈐轄楊懷忠不協上以蜀土始安慮其臨事矛盾癸卯徙知秦州馬知節代之亟召太初還先是秦州嘗質羌酋支屬二十輩殆踰二紀知節始至悉遣還且曰此亦人也豈不懷土乎蕃落感其惠訖受代無犯塞者小泉銀坑鑛久不發而歲課不除主吏破產備償猶未盡知節三奏其事得請蠲之仍許以日收為額

丙午徙鎮高陽關前陣鈐轄趙州刺史張凝為邠寧靈

環慶等州副都部署悉召楊瓊等付御史按其罪

丁未張齊賢梁顥自陜西經畧安撫還對于便殿齊賢上言曰齊賢所上疏不知其時因使還附見理或當然也昨者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崗寨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賊遷必窺覘城池刼脅熟戸兵力傷沮難固壘垣況塞北未寧方有調發若果分兵西面亦恐兩失機宜以今日西鄙事勢言之窮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在激勵自來與繼遷有讎蕃部招誘遠處大族首領啗之以官爵誘

之以貨財推恩信以道其誠述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響應遠處族帳傾心則兇醜之勢減矣以弓箭手及旋點義軍對本城兵士臣所領十二州軍有二萬餘人若更於他州及近處對替又合得五六千人其本城兵士試加料揀亦甚有材勇可扞邊若緣邊兵得及五萬餘更誘蕃部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其奔命不暇矧更能外侵哉仍許蕃漢兵獲得馬畜貲財悉令自取明行曉諭遠近皆知則蕃漢將士之

心孰不見利爭進今靈州軍民不翅六七萬陷之死地艱危可知臣又慮賊遷謂來春必發兵救援靈武於我未舉兵之際盡驅虵豕併力攻圍則靈州孤城亦必難固萬一陷失賊勢益增縱使多聚兵草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所以臣乞封博囉齊為六谷王及厚賜金帛仍先敦諭彼必嚮風恐遷賊旦暮用兵斷彼族賣馬之路尚朝廷信使得達博囉齊則尼瑪族西南遠蕃不難招輯西蕃既已稟命緣邊兵勢自雄則鄜延環慶之淺

蕃原渭鎮戎之熟户自然齊心討賊竭力聖朝設能與對替兵甲及駐泊軍馬互為聲援伺閒而興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退縮則賀蘭山蕃部亦稍叛遷賊矣如此則靈州孤壘未至憂虞今議者謂六谷美名終宜吝惜靈州孤壘翻未籌量與其濫賞而收羌夷之心臣謂濫賞之失輕矣苟若蹙地而捻豺狼之勢則蹙地之恥大矣今議者不過曰名器不可假人刑賞不可濫及此乃聖人治中國之道非議於羌人

者也陛下即位之初以銀夏一管盡與繼遷委高爵於匪人屈王臣於穹帳分儲廩以悅其志輦金帛以慰其心有以見陛下愛全生靈恥用凶器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者也朝廷於遷賊之恩可謂厚矣殊不知契丹慮遷賊感大國之恩斷右臂之勢防患所切其謀甚深署王爵以賜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旌節之命輕矣我之命適所以資之也戎使至則動靜皆伺之向背之心異矣我使往適所以堅之也夫西平之命亦虛名也契

丹命之有何損哉以今日言之當時之策豈不為失乎且六谷者西北之遠蕃也羌人之内推為雄豪若許平時但以市馬須示覊縻則一懐化將軍亦已厚矣酌今日事體似失權宜兼恐今後邉地事更有凖前失中即於國家大有妨損昨清遠之陷是使姦宄轉成豐富兵民官吏六七千餘或含恨重泉或永囚異域傷和致沴思之痛心顧惟靈州還同穽獸外則虞冦戎之過内則憂變故之生朝夕之間垂餌虎口然而握兵者畏懦逗

留坐觀覆敗運籌著安然自若曾不憂邊臣雖至愚不勝忠憤且羌人之性變詐多端必恐醜類之謀潛伺間隙伏望明諭邊將內備外虞臣不任憂國思報之至據齊賢疏稱契丹西平之命然則繼遷蓋嘗受契丹封冊矣而史不載當考　按遼史聖宗本紀八年十二月遣使封李繼遷為夏國王十五年三月己巳夏國破宋兵遣使來告己卯封夏國王李繼遷為西平王事在太宗至道三年三月距真宗即位前十五日

錄故靈州懷遠鎮駐泊借職李贊子重貴為殿直重寶為借職拾得為殿侍先是贊為李繼遷所圍本鎮戍兵數不滿百拒戰累日食盡力竭積

菓自焚而死上憐之故有是命仍厚賜其家贊未詳邑里國史亦無傳忠義泯沒者固多矣可不惜哉

已酉張齊賢上言請募江淮荆湖丁夫八萬以益戍兵廣邊備上曰此不唯動揺人心抑又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亦非便也遂寢其奏

庚戌上以陝西二十三州圖示輔臣歷指山川險易蕃部居處又指秦州曰此州在隴山之外號富庶且與羌戎接畛畔已命張雍出守冀其綏撫有方也次復指殿

北壁靈州圖曰此馮業所畫頗為周悉山川形勝如此安得知勇之士為朕守之乎又指南壁甘伊凉等州圖及東壁幽州已北契丹圖上曰契丹所據地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九百里封域非廣也而燕薊淪陷深可惜耳

甲寅北面前陣鈐轄張斌與契丹遇于長城口時積雨敵弓用皮弦皆緩濕斌擊敗之殺獲甚衆漸近戎首伏騎大起三路統帥未及進前陣兵少退保威虜軍張斌未見七月己卯初以斌為定州副都部署不知何時改前陣鈐轄也豈代張凝者乎當考

利州言戍

兵三十三人謀叛伏誅

乙卯以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愽囉齊為鹽州防禦使兼靈州西面都廵檢使初知鎮戎軍李繼和請授愽囉齊刺史仍賜廪給張齊賢又請封為六谷王兼招討使靈州西面都廵檢使竢其立功則授之節鉞上命宰臣議其事咸曰愽囉齊已為酋帥況藉其戮力共討繼遷儻授以刺史則名品太輕未付節旄而加王爵則典制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於外夷請授防禦使俾兼都廵檢

之職從之仍以殿直閤門祇候李振辭假崇義使為加恩官告使李振辭未見
已未以西凉府六谷左廂副使結布伊朗布領宥州刺史又以其多囉族首領褚實奇等三人並為懷化將軍時西凉使入朝且言六谷分左右廂伊朗布為左廂副使促勒錫卜為右廂副使朝廷所降符命伊朗布專掌之實欲博囉齊戎事上方務招懷故申命焉　詔高陽關三路兵增騎二萬為前鋒又命將五人各領騎三千陣

于先鋒之前別命步軍副指揮使莫州駐泊都部署桑贊領萬人居莫州順安軍為竒兵以備邀擊馬步軍都軍頭北平寨駐泊部署荆嗣領萬人以斷西山之路仍列繪為圖遣内侍副都知閻承翰齎示王顯等且戒之曰設有未便當極言以聞無得有所隱也

辛酉上得張斌捷奏初議以大兵陣於威虜軍會諜者言契丹猶未動故命悉徙于中山已而敵騎遽入漁陽漸逼威虜斌雖以前鋒獨克大兵訖不進討上甚歎息

焉

癸亥詔莫州駐泊都部署桑贊分部下兵萬人屯於寧邊軍令北面前陣兵居其後上以前陣昨經力戰故休息之也

甲子知雄州何承矩請於乾寧軍選鋭兵乘刀魚船自界河攻平州以分敵勢從之　詔三司官屬議軍儲經久之制吏部侍郎陳恕監之　主客司員外郎直集賢院李建中言太清樓羣書恐有謬誤請選官重校上因

閲書目見其闕者尚多仍詔天下購館閣遺書每卷給千錢及三百卷者當量材録用建中洛陽人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周興岱

謄錄監生臣黃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

宋 李燾 撰

眞宗

咸平四年十一月壬申知階州竇玭獻白鷹詔還之

詔諸司非言要切事無得升殿當取旨者具狀以聞時諸司事無巨細悉升殿取旨上以為臣僚自有職分不當如是會秘書丞孫冕上章極論其不可故降是詔

上謂侍臣曰昔漢武事邉逞一時之志不顧中國疲弊誠不足慕然訖孝宣世天下無事四夷請吏亦其餘威之所及也

丙子王顯遣寄班夏守贇馳騎入奏前軍與契丹戰大破之戮二萬餘人獲其偽署大王統軍迪里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甲馬甚衆餘皆奔北號慟滿野按張試長城口之捷乃十月十六日甲寅其二十三日辛酉試奏始到其二十五日癸亥何承矩又奏偵得契丹自威虜軍爲王師所敗殺偽署大王統軍二人蕃軍僅二萬人餘衆號慟于野按此即長城口之捷也其十一月九日丙子王顯

又奏十月十六日前軍與契丹戰大破之殺二萬餘人獲其偽署大王統軍迪里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得偽印二以羽林軍為文收甲馬甚衆首領遁去按顒稱十月十六日其日則甲寅也所稱前軍則張斌實前陣鈐轄所稱殺戮二萬人又與何承矩所奏數同偽署大王統軍名號亦同但顒奏稱獲十五人首級承矩止二人殺特與承矩得於傳聞或未詳盡理無足怪獨疑張斌先已奏捷而王顒又別奏且月日太遼緩當時必有故惜乎史不能載耳是從也王顒全師實屯中山未嘗出顒奏十月十六日之捷亦專指前軍據本傳顒又上表待罪此可見破敵者非顒全師明矣契丹傳既於十月載長城口之捷又於十一月載王顒等全師至大破敵恐緣捷奏兩上故誤分為兩事今不取

先是保州團練使楊嗣莫州團練使楊延朗西上閤門使李繼宣入內副都知秦翰並為

前陣前鋒鈐轄分屯靜戎威虜軍及是會師於威虜延朗嗣輕騎先赴羊山繼宣與翰分左右隊各整所部翰全軍亦往繼宣留壁齊羅止以二騎繼進至則延朗嗣適為敵所乘繼宣即召齊羅之衆與翰軍合勢大戰敵走上羊山繼宣逐之環山麓至其陰繼宣馬中矢斃凡三易乘進至羊山谷大破之延朗嗣初頓齊羅既而退保威虜繼宣獨與敵角薄暮始至威虜按此則張斌既捷於長城口繼宣等又捷於羊山王顯所奏豈專指此乎然亦與張斌同日此可疑也姑附見顯捷奏後更徐考之楊延朗傳

以羊山之捷為三年冬則其誤審矣辯載四月初

戊寅宰相率百官稱賀捷奏以初九日到羣臣後兩日乃稱賀當由旬假故稍遲一日耳

上與宰相議威虜功狀呂蒙正曰昨日止前陣與前鋒血戰而退始陛下廟算防秋於前陣之後排先鋒策先鋒乃布大陣犄角而進苟遏臣偵候無差遵守成算則王師克敵必倍往古屬大陣猶在中山前陣先鋒已至威虜秦翰等聞賊在西山勇於先登率兵而出遇戎首偕來殺戮雖衆然違陛下本旨臣等衆議望未行

賞典上曰見賊不俟大陣前驅陷敵亦可賞也詔北面陣亡軍士官為收瘞仍厚邺其家　王顥上言先奉詔令於近邊布陣及應援北平控扼之路無何敵騎已越亭障今前陣雖有尅捷恐未贖違詔之罪上慮顥憂懼即降手劄慰奬之

己卯秘書丞直史館孫冕上言茶鹽之制利害相須若令江南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納金銀錢帛則公私皆便為利實多今若便施行即南中州軍且令官

賣商人既已入中候其換交引往亭場川路脩遐風波阻滯計須二年以上方到江潭未到間則官賣鹽課已倍獲利及其坌集稍侵官賣之額然以增補虧於官無損況三路官賣舊額止百三十萬貫臣計在北所入已多在南所虧至少舊額錢數必至增盈其淮南禁鹽有長江之限但嚴切警廵明立賞罰則官賣鹽課必不虧懸設使淮南荆湖通商之後官吏怠慢或至年額稍虧則國家以折中糧草贍得邊兵以中納金銀實之官庫

且免和雇車乘差擾民户冒涉凜寒經歷遐遠借如荆湖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千石以地里斤脚送至窮邊則官費民勞何啻數倍又言臣所上通商放鹽為公私之利者有十而横生疑沮者有三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其事恕等上議曰江湖之地素來官自賣鹽禁絶私商良亦有以蓋由近煑海之地息犯禁之人官得緡錢頗資經費且江湖之壤租賦之中榖帛雖多錢刀蓋寡每歲買茶入榷市銅鑄錢准糧斛以益運輸平金銀以充

貢入乃至京師便易南土支還贍用之名實藉鹽錢以助居常廣費猶或閒闕今若悉許通商則必頓無儲擬未有别錢備用鹽法詎可更張且變制改圖事非細故若匪官鹽住賣則又私商不行即令住賣官鹽立乏一年課額況行商算畫必務十全豈有江湖官猶賣鹽遏塞私肯入粟假令敢入私物獲請官鹽首初運到江湖必須官私競貿既而官價高大私價低平多糶商鹽則官鹽不售並依官價則私價太高公私兩途矛盾不已

則官利失而私商困矣況不住賣而望商人入中藁粟者未之有也既入中藁粟而望課利不虧者亦未之有也向者淮南通商亦於邉上折中一歲之内入數甚微糧則不及萬鍾草則都無一束近者陜西鹽法亦令納秸資邉一年之間數亦無幾全亡實驗但有虚名江湖若放通商淮南亦須撤禁三處既私商雜擾兩浙必官鹽流離透漏浸淫禁不可止乍變易則江湖為首終紊亂則淮浙相兼大失公儲莫救邉備施於今日恐未協

宜從之

先是職方員外郎秘閣校理吴淑上䟽請復古車戰之法辛巳淑又言臣以車戰之利自古有之故衛青李陵田豫馬隆及漢光武與敵戰皆用車而勝近事符彦卿破敵陽城亦以拒馬爲行寨因大風出不意開拒馬出騎兵掩擊之惟天寶禄山之亂房琯於潼關陳車以戰遂致敗績盖狹隘之地非用車之所也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必須平遠曠野雲布霧散馳逐往來士卒前無

所依後無所據故蕃騎雷動飈至易致退縮茍非聯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以牛布為方陣四面皆然東西鱗次前後櫛比車上置槍以刄外向又垂皮革以防火攻列士卒於車外前行持槍楯後行持弓弩賊至令兵士上車每車載四人皆持弩車之内數十歩間連六車或四車上為重樓施强弩賊至擊鼓為節以射之敵不能犯必當散去乃出騎兵擊之此中國制敵之要術也夫人

平居猶復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敵人之戰陣禦突騎之輕剽而無所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陣之鎧甲也夫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而進故出則藉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據不懼敵騎之淩突也

又臣甞至河北見其地勢要害必守之處若可百餘里耳北邉地勢狼山以西連山為限舊有兵寨守其險阻不必增備狼山以東至于海不過數百里皆須防禦然自易定以東有界河為阻未易涉渡獨界河以西狼山以東不過百餘里最為要害契丹所入常在此矣臣向曽上書請於此地築城以為備今城不可卒致且於其地連車横絶之列兵守禦㝡便度百車可占一里以萬車相次則百里之地結而無隙矣界河以東積水之地

冬中冰合須為之備亦宜列兵車防守之又臣以為大河之北民性勁勇皆習武技國家若蠲其租賦令盡力於耕戰可以滅匈奴矣河北之民每為契丹所困者有土地不暇耕鑿有稼穡不暇收穫殺戮俘擄其辱已甚兄弟父子流離絶域人人於敵有不共戴天之仇但無路自奮耳今國家若除其户税使專耕戰以自給藉其防守假以甲兵下一制以喻其意云敵人殘暴甚矣今使汝執兵守禦自防其家則人必感悦思自為戰如此

則勇氣必倍而契丹可平矣戍兵既多則可减官軍西討繼遷諸道並進窮其巢穴可一舉而定則邊境以安天下無事矣近者北敵折衂天兵振蕩匈奴必當逃遁繼遷必當沮喪以此取之計之上也若繼遷退伏沙漠窮追不獲游䰟假息猶為後患臣謂宜通西域之地以助靈武之勢可以掩其不意以静邊塵宜遣使喻秦以西諸戎結其懽心令為前驅掎導斯不難矣夫蕃戎靡不貪慕財賄國家誠不愛重幣珍玩以啗之爵賞榮耀

以誘之則西戎宜其為用矣古人云以蠻夷伐蠻夷計之上者也宜示之以中國强盛喻之以中國富厚待之以至誠臨之以威衆夷落其敢不從服哉其有善水草之地或開屯田或置城邑若漢之置都護所謂斷匈奴之右臂如此則靈武不憂匱之繼遷不足殄滅撫諸戎而啓西夏以平蕩逋寇此亦帝王之美略若臣所獻車戰但平易之地則可為之不獨北邊也疏奏上稱其博贍甚嘉納之　命西上閤門使孫全照太子中舍判鹽

鐵勾院張舒往河北計度公事全照方進子方進見建隆二年

癸未開封府言民張永清自濟源詣京師市藥至圃田東有老人付以書倏忽不見啓視乃得金牌有趙為君萬年字上疑其詐令詢所獻之由永清貧窶一山叟耳略無所求即遣還鄉里

甲申撫水蠻酋蒙頂等六十五人來朝輸兵器百七十事賜賚有差

丁亥幸龍圖閣召近臣觀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御崇

和殿閒張去華所著元元論及國田圖謂近臣曰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為先朕嘗冀邉鄙稍寧兵革粗息則可以力行其事使吾民富庶也

庚寅上畋于近郊

癸巳撫水蠻酋蒙虔瑋等來朝輸兵器四百事

甲午詔西番諸族有能生擒李繼遷者當授節度使賜銀綵茶六萬斬首來獻者授觀察使賜物有差　龜兹國遣使來朝貢按國史但有回鶻傳無龜兹傳會要云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兹又稱龜

兹回紇其實一也龜兹回紇之別種也居西州或稱西州回鶻是年西州回鶻可汗王祿勝遣曹萬通來朝貢事在夏四月國史載之回鶻傳而會要列於龜兹卷中大抵一事也不知此所稱龜兹遣使來朝貢者即曹萬通或別一人然國史會要皆不別載恐實録繆誤重出未可據也姑存之俟考

十二月丁未詔益利彭州戍兵謀亂既伏誅除亡命徒黨見行追捕外其餘一切不問　又詔西川諸州長吏嚴察細民敢有訛言動衆情理切害者斬訖以聞　先是邉臣請城綏州大屯兵積穀以遏党項朝臣互執利害久而未決詔中書樞密院會議而呂蒙正王旦王欽

若以為修之不便李沆言修之便但恐勞民向敏中周
瑩王繼英馮拯陳堯叟皆曰修之便上以境土遐邈不
可遥度其事乃命比部員外郎直史館洪湛侍禁閤門
祗候程順奇同往按視焉程順奇未見
上用吳淑議遣使諭秦隴以西諸戎使攻李繼遷如京
副使宋沆剛率喜談兵事先自太子中允換秩癸丑以
沆為西京安撫使太常丞直集賢院梅詢亦屢上書論
西邊利害且自請使博囉齊乃命詢副沆焉

甲寅遣司封郎中樂崇吉侍禁閤門祗候郭盛巡撫荆湖路盛載弟或别一人當考又或見祥符五天禧二

乙卯工部侍郎致仕朱昂獻所著資理論論時政賞罰得失且言天下至廣宜急擇賢才以張治具儻限以常謀則英俊無由自達矣上曰昂已退居復貢直言亦可嘉也命以其書付史館仍録一本留中

蓬州部送叔賊王洪雅赴闕途中守者皆亡洪雅獨詣闕自訴上曰此畏法者也庚申特命釋之　上始即位

之二年棄鎮戎軍不守洛苑使李繼和固請復城之乃命版築即以繼和知軍事兼渭儀都廵檢使張齊賢經略陜西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軍為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𢥞和爾西涼六谷𡋯木伽裕勒馬𡉨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以來克張邊備方於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分守鎮戎及涇原州緩急會于此軍并力擊賊盖當賊來要口若防守得宜賊必不敢過此軍則緣邊民戶

不廢耕織熟户老幼有所藏匿此軍果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白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青石嶺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青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山東寨故彭城西並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騎令四州各為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不足禦矣若但將可惜之地為賊所攻便

思委棄以爲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已之求也
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爲言且此軍所費止出四
州地里匪遥輸送甚易又劉綜方爲屯田屯田若成入
中有備則四州税物亦不須得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
猖狂羣蕃震懼絶無鬬志兼又棄鎮戎不守繼遷徃來
侵掠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三十里至南市界
三百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資寇補西舒等三千以脅
原渭靈環熟户當時族帳謀歸賊者甚多頼聖謀深遠

不惑羣議復置此軍一年以來羣蕃咸已安集邉民無復愁苦以此校之則存廢之説相去萬倍矣又靈州逺絶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弱疲苦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繼遷西取秦界之羣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何以支吾昨朝廷訪問臣送芻糧道路臣欲自蕭關至鎮戎城寨四州就胡蘆河川運送但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清逺固亦難保青岡白馬曷足禦扞則環州便為極邉若賊從蕭關武

延石門路入縱鎮戎有五六七千兵亦恐不敢即回鶻西涼路亦斷絶伏見咸平三年詔書縁邉不得出兵生事蕃夷盖謂賊如猛獸不拂其心必且不動臣愚慮此賊他日愈熾不若聽驍將鋭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鬬妖黨才散則令掩擊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賊必内離然後大舉又靈州孤壘戍守者最為勞苦望比他州猶加存卹且守邉之臣内憂家室之窘乏外憂姦邪之憎毁憂家則思為不廉憂身則欲為退迹

思不廉則官局不治思退迹則庶事無心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也良由賞未厚恩未深賞厚則人無内顧之憂恩深則士有効死之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能成大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狥利臣為兒童時嘗聞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之屬州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又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榷塲規免商算當時有以此事達於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

貲產厚則有以繫其心必死戰則動必有成績故畢太祖之世一方為之安靜方今如漢超之才固亦不乏茍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往日留半俸給其家半俸資其用然後可以責廉潔之節保必勝之功也又戎事內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龔遂為太守尚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漢之內地賊盜國之饑民况靈武絶塞西鄙强戎又非渤海之比茍許其專制則無失事機縱有營私冒利民政不修亦

乞不問用將之術異於他官貪勇智愚無不皆録但使法寛而人有所慕則久居者安心展體竭材盡慮何患靈武之不可守哉又朝廷比禁青鹽甚為允愜或聞議者欲開其禁且鹽之不入中土困賊之良策也今若謂糧食自蕃界來雖禁鹽不能困賊此蓋鬻鹽行賄者之妄談也蕃粟不能入賊境而入于邉廩其利甚明况漢地不食青鹽熟户亦不入蕃界博易所禁者非徒糧食也至於兵甲皮幹之物其名益多以朝廷雄富猶言摘山

煑海一年商利不入則或闕須況蕃戎所賴止在青鹽禁之豈不困哉望固守前詔為便

壬戌陜西轉運使太常博士劉綜等上言護塞之方有備為最强兵之術足食居先今李繼遷內蓄姦謀外示柔順嘯聚兇黨侵擾邉陲為害已深逋誅已久陛下納謀臣之議建鎮戎軍城控夷落衝要屯兵且衆饋供實繁若輸送原渭夏秋之賦則地遠民勞儲須必寡若止資入中茶鹽之利則物價湧貴費用滋大臣昨因按部

頗見事宜且鎮戎軍即古之原州本有四縣餘地尚存自唐至德之後内寇屢興邊防失守所以吐蕃結贊乘隙猖狂攻陷關内及隴右百餘城其後宰相元載決欲城其地而守之為議者所阻今朝廷果復創置乃見元載昔謀行之於聖代矣然既置城壘必屯甲兵既屯甲兵必藉儲廪臣等昨閲視本軍其川原甚廣土地甚良若置屯田厥利實博蓋鎮戎軍一歲約給芻糧四十餘萬約費茶鹽五十餘萬儻更令遠郡輸送則其費益多

臣請於軍城四面置一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以耕種之又於軍北及木峽口軍城前後各置堡塞使其分居無寇則耕寇來則戰仍請就命知軍李繼和為屯田制置使令繼和擇使臣充四寨主管五百人即充屯戍則每歲所費可出於茲行之累年必有成績矣疏奏上嘉納之鎮戎軍之復久矣實録乃於壬戌始書復鎮戎軍誤也今削去但取李繼和本傳所載附壬戌前

丙寅撫水蠻酋蒙填等五十人來朝輸兵器百八十三

事

丁外詔緣軍興令三路都部署兼河北轉運以給糧道

令敵人遁去宜即罷之　時靈州孤危詔羣議棄守之

宜知制誥楊億即日奏疏曰臣嘗讀舊史見漢北築朔

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

之上使辯士朱買臣發十策以難之平津不能對臣以

為平津漢之賢相深明經術習知利害屬武帝以雄侈

自任志在開拓買臣等以詞辯獲進並侍左右前史又

稱平准每朝會議論但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敢面折廷諍由此言之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耳築朔方非便有自來矣且地在要荒之外固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衛青擦却匈奴取其河南之地列置郡縣今靈州是赫連昌地後魏置州蓋朔方之故墟匈奴之舊壤僻介西鄙邈絕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有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望當邊境謐寧羌戎即叙道路不壅餽饋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扞蔽自繼遷作

梗邉邑屢驚雜虜為其嚮從宄黨因而猖獗待之以爵
賞煩驕蹇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獲凡有贏
糧之役必與狙擊之謀每至靈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援
離去内郡皆無關心經涉畏途多有菜色自曹光實白
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扉屨所失至多將士丁
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賞以數倍之價復
於積石孤壘别築清遠一城邉城繹騷國帑匱乏既不
能制黠敵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爭心雖數年之間

兇黨逾盛靈武危堞歸然僅存河外五城繼閒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且使繼遷横行沙漠俶擾邊陲擊列陣之戍兵侵屬國之蕃部雖有警急無候望而誰知縱或憑陵但繕完而自保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之校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為今日也臣以為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且如國家募人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卒轉送涉兹不毛之地此古之所謂率二十鍾而

致一石驅民於死者也今棄之即可以歲省戍卒分守內郡一卒之費可給十夫國家無飛芻輓粟之勞士卒免暴露流離之苦必謂廢之則虧失土地傷損威重且如堯舜夏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地東不過江淮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荆蠻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號為至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畧雖疆理益廣而干戈日尋府庫之資屢空生靈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同年而

語哉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壤不塞將漏山河今靈武之存爲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爲蠹逾於蟻壤無鴻毛之益有太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略信悠悠之談昔西漢賈捐之嘗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能排衆多之說奮獨見之明下詔廢之人懷其德元帝之意寧欲自棄其地當其内屬爲郡固已置吏而撫循及其稱兵搆亂豈可勞民而征戍故其詔書曰議者以棄朱崖羞威令不行夫通乎時變則憂萬民萬民之饑

餓危孰甚焉且宗廟之中凶年不備况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正與今日靈武之事相類必以失地為言即幽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為議者又以西北諸蕃戎馬是産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内附蕃落藉其屏翰以免繹騷此迂濶之甚且戎人為利所誘故互市於邉闗蕃部之屬自强故能庇於種類必來寇於環慶固無隅於藩籬百雉危城千里阻隔自救不暇豈及於他議者又謂其土田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遷

因而播殖益以富强况戎人但以攻剽為能罔知耕稼之事河隴之外棄地甚多延袤百城提封萬井西漢屯田之所疆畔猶存儻事力耕可以積穀何必獨耕靈武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即是必争之地當朝夕攻取豈至於皆為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況又歲有調發動致冦攘借冦兵而資盜糧竭民力而耗國用為患之大無出於斯雖庸人豎子亦知其可棄也若或遴選單介間道而行齎持詔書宣布王命令其盡焚廬舍

自拔而歸丁壯悉令持兵老弱以之繈負古稱歸師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當此之時人百其勇臨難思免其鋒莫當又須申命偏師揚言出塞軍聲既振賊勢自分即靈州還民不虞邀擊之患雖有剽刼易為枝梧且國所惜者士民所急者財用豈可以驍果之旅委餧虎之蹊府藏之殖棄盧山之壑今棄去靈武退守環慶卒免戍於絶域民斯保其室家供饋不出於郊圻恩澤自淪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益揚何敵不摧何戎不

克陛下又憤茲黠賊志欲剪除臣以為不可黷武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料賊遷盱睢邉塞之外倔强沙漠之中脅制諸羌嘯聚不逞無耕農之業無蠶織之功為鼠竊之謀以資衣食聚烏合之衆以撓塞垣致蕃夷之服從用兇威而馳廹非有厚利能誘其人廢棄靈州每歲更無饋運絶其覬望何所窺圖平夏之西鹽池斯在先是貿易粟麥用資餱糧令條禁甚嚴法網尤密無敢逾越漸致攜離皆困賊遷之術也臣竊見太祖朝姚

內試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才五六千而已閫外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致命羌戎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埸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俗部諸郡量其所將兵多少除廩禄之外賜一大縣租賦恣其犒設令開幕府召髦俊為僚佐咨以策略勇力之士稟其指蹤之用軍旅之政許以便宜而行儻賊遷侵邊郡軍城擾内屬蕃部並脣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

馬正肥戎士思奮即召發內屬討虜生羌俘獲之餘盡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明立賞格厚答戰功即遷賊腹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事去運乖煢居獨行誰與為伍但塞外一獨夫耳安能與大邦為讎哉若欲誅成廟堂功在刻漏臣以為此賊方黠其財猶豐不逞之羣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廢棄靈州退守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如臣之策秖得三兩驍將付三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分守邊郡賊遷便可計日成擒

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　陜西轉運使劉綜聞朝議欲棄靈州奏疏曰國家財力雄富士卒精鋭而未能剪除兇惡者誠以賞罰未行而所任非其才故也今或輕從羣議遂棄靈州是縱賊之姦計矣且靈州民淳土沃為西陲巨屏所宜固守以為扞蔽然後於浦洛河建軍城屯兵積糧為之應援此暫勞永逸之勢也況鎮戎軍與靈州相接今若棄之則原渭等州益須設備較其勞費十倍而多則利害之理昭然可驗矣上訪於左右輔臣

戍以為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縁邊諸州亦不可保上頗然之宰相李沆奏曰若遷賊不死靈州必非朝廷所有上愕然曰卿何獨與衆異也沆曰臣謂莫若發單車之使召州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上又出手札訪於兵部尚書張齊賢齊賢獻疏曰遷賊包藏兇逆招納叛亡建立州城創置軍額有歸明歸順之號且耕且戰之基仍聞潛設中官全異羌夷之體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覩此作為

志實非小况靈州自遷賊為逆以來危困彌甚五鎮連陷姦威益張道路阻艱音耗廹絶當城鎮完全之日積路未梗之時大凡中外常人言合棄者已衆矧清遠軍近遭攻陷青崗寨輙自焚燒兵勢人心傷沮數倍即今來所議棄者益多靈州斗絶一隅旁無援助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出城中之兵何以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少發兵則復虞邀刼多發兵則廣費資糧與其

應以出兵曷若用奇而取勝小勝則軍民可出大勝則形勢復全匪惟擒討之有方抑亦進退而獲利與其虗勞甲卒枉役齊民示惡稔姦萬萬相遠也果能更益精兵合西邉現屯田卒雜以對替之衆使其兵力有餘量分師徒與原渭鎮戎合彼中與山西熟户從東亦擇穩便處入界若嚴約師期兩路齊進苟或繼遷敢來援助彼則分兵而應敵我則乗勢而易攻且棄命道途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遁則擒臣謂兵鋒未交靈州之危自

解矣因取靈州軍民置於蕭關武延以來據險就水建一寨僑置靈州羈係蕃漢土人之心裁候平寧却歸然後縱蕃漢之兵伺便奮擊我則按重兵而觀利度賊勢以設謀臣謂破賊成功十有八九矣

閏十二月戊辰朔詔鎮定高陽關副都部署兼鎮州都部署王超赴闕命莫州都部署桑贊代之將議西討也楊瓊等獄具罪當死詔五品以上集議兵部尚書張齊賢等請如律上特赦之丁丑並除名瓊流崖州潘璘康

州李讓馮守規㵳州張繼能儋州劉文質雷州王懷普
賀州仍籍其田宅
戊寅延州言李繼遷蕃部阿約勒等百户來降詔給田賜
帛長吏常存撫之　博囉齊貽書李繼和言將發兵討
李繼遷願聞朝廷出師之期繼和具奏詔繼和諭博囉
齊宜整旅以俟師出即往報
壬午靈州言河外寨主李瓊等以城降賊其親屬當緣
坐上曰窮邊孤壘又無救助力屈就擒此可憫也並釋

之

乙酉延州言繼遷蕃部瑚葉實普密額珠等首領率屬歸附詔擇善地處之常切存撫

洪湛等使還言城綏州其利有七而害有二丙戌築綏州城

丁亥以六宅使順州刺史康延英為永興軍鈐轄率禁軍步騎五千屯於京兆令知軍府事雷有終同主之將大舉援靈州故益兵為聲勢也　契丹閤門使寇卿子

用和繼忠來降以用和為三班奉職繼忠補外州鎮將時又有李紹隆者來降亦授三班奉職　御史臺上言舊例假三日羣官並赴文德殿横行朝叅近日多以內殿起居不赴望申舊制以肅朝儀詔自今並許彈奏戊子鎮戎軍言涼州貝寧族首領格埒班珠爾歸附仍貢名馬自稱有精騎三萬願備驅策有詔慰獎厚償其馬直　知靜戎軍王能言本軍鮑河自姜女廟以東水極深潤其狹處不過三四里今歲敵騎不能踰越而南侵

者亦限此水故也今請於本軍之西姜女廟東決北流入閻臺淀復於軍東塞之使北流三臺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而南流若發三二千人塞其口俾自長城北而東入於雄州則猶可以偶限敵騎計其功五日可畢上曰朕覽人畫圖鮑河之北至閻臺淀地形稍高必通流不遠同知樞密院事馮拯陳堯叟曰臣嘗奉使至彼目驗地形實如聖旨乃詔除閻臺淀地高不可決北流外餘從所請景德元年六月賦斌所言與此相關

庚寅上以河北饑豆粟踴貴出麻淬遂實示宰相曰民食此矣即令蠲秋賦罷官糴又手詔停三路排陣押陣使減戎馬饋餉之役分遣知制誥梁顥薛映供備庫副使潘惟吉西京左藏庫副使李漢贇等往西路發倉廩賑流民以便宜從事漢贇漢瓊之弟也又詔河北富人能發私廩救饑民者第加恩奬

甲午以馬步軍都虞候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環慶路部署張凝副之入內副都知秦翰為鈐轄領步騎六

萬以援靈州上問超計策超上二圖其一置資糧在軍中布兵周防賊無以鈔略其一遇賊即變而為方陣陣形之外分列游兵持勁弩賊至則易聚而并力圖頗采李靖輜重法上甚奬之明年正月己未超乃赴屯所時宋沆等未行上謂宰相曰朕觀盟會圖頗記吐蕃反覆狼子野心之事今已命王超等出師若難為追襲即靈州便可制置沆等不須遣止走一使以會兵告博囉齊可也

是歲募河北民諳契丹道路勇鋭可為間伺者充疆人

置都頭指揮使無事散處田野遇敵入寇追襲給器甲口糧加以食錢遣出塞偷斫賊壘能斬首級奪馬者如賞格擄獲財畜皆畀之此據兩朝兵志